

〔美〕巴特利 著

杜丽燕 译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维特根斯坦

传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美〕巴特利 著

杜丽燕 译

# 维特根斯坦

# 传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特根斯坦传/(美)巴特利(Bartley, W. W.)著:  
杜丽燕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4

(20世纪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书名原文:Wittgenstein

ISBN 7-80627-536-3

I. 维… II. ①巴…②杜… III. 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传记 IV. K835.2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499 号

根据 W. W. Bartley, III, *Wittgenstei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译出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U. S. A. By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3.

### 维特根斯坦传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45 千

印张: 6.75 插页: 6

印数: 3,000

版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36-3/K·71

定价: 1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本书即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W. W. 巴特利倾十年心血所著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不仅以亲历四方所搜寻的第一手资料叙述了维特根斯坦神秘莫测的成长经历及其现代、新潮的哲学观点,而且也成功地勾勒出维特根斯坦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和令人震惊的生存景观,将他谜一般的个性和生活鲜活地展现了出来;其间当然也包括了为世人所瞩目的他的同性恋问题。全书虽然描述了一个非凡的人,但却去除了维特根斯坦头上的光环,使他实实在在地活在现实中,是一部读来给人以非同凡响感觉的优秀传记。

本书英文版一经问世,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先后四次印刷,并被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此次中文译自1985年的英文修订版。



铅笔素描维特根斯坦肖像

德罗比尔作



位于维也纳阿里根萨大街的维特根斯坦宫

# Wittgenstein



1920年夏，在霍克萊特維特根斯坦家族夏季莊園，右二為維特根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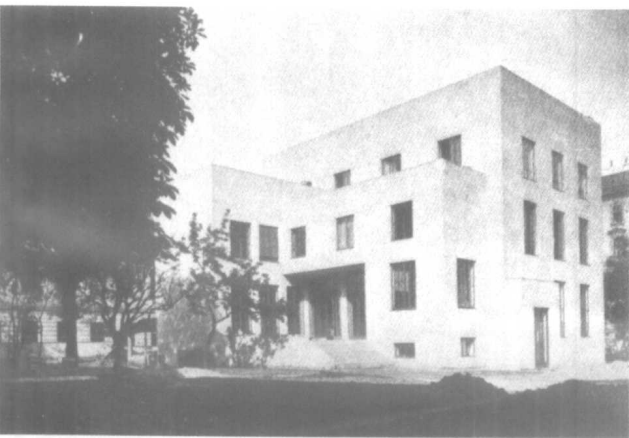
維特根斯坦的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

維也納展覽大廳，卡爾·維特根斯坦贊助建造





自屋内向外看的场景，此房屋是维特根斯坦为其姐玛格丽特所设计



孔特曼街19号房屋的外观

# Wittgen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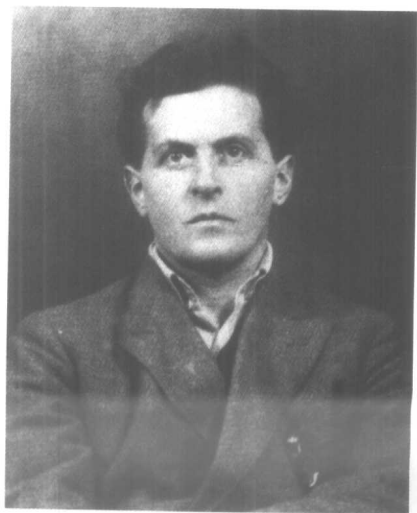


1923年春天, 维特根斯坦在普赫贝格与他的山村小学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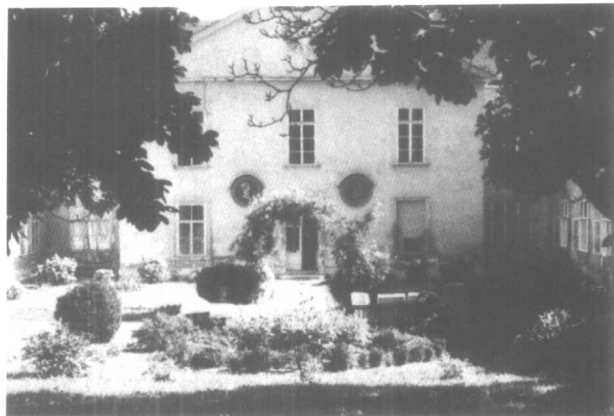
玛格丽特的肖像

古斯塔夫·克莱米特绘



30年代, 回到剑桥  
的维特根斯坦





许腾多夫花园,1926年夏,维特根斯坦曾在此当园丁



特拉腾巴赫杂货店,三角形屋顶下面中间的房间,维特根斯坦曾经住过

剑桥贝文博士的房子,1951年  
维特根斯坦在此逝世





克劳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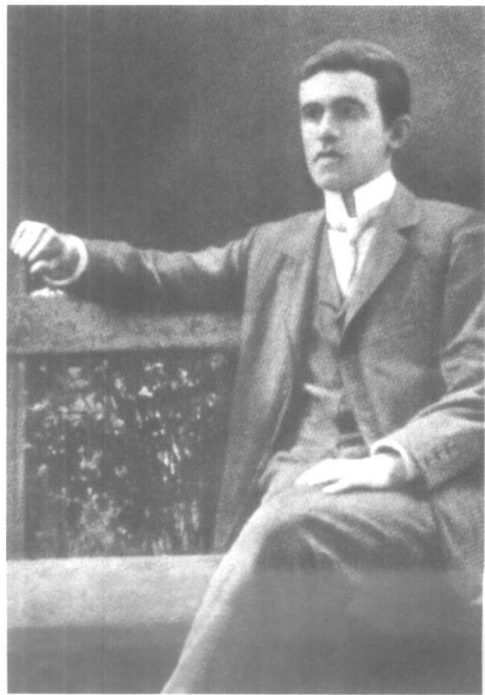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维特根斯坦想师从的维也纳  
物理学家博尔茨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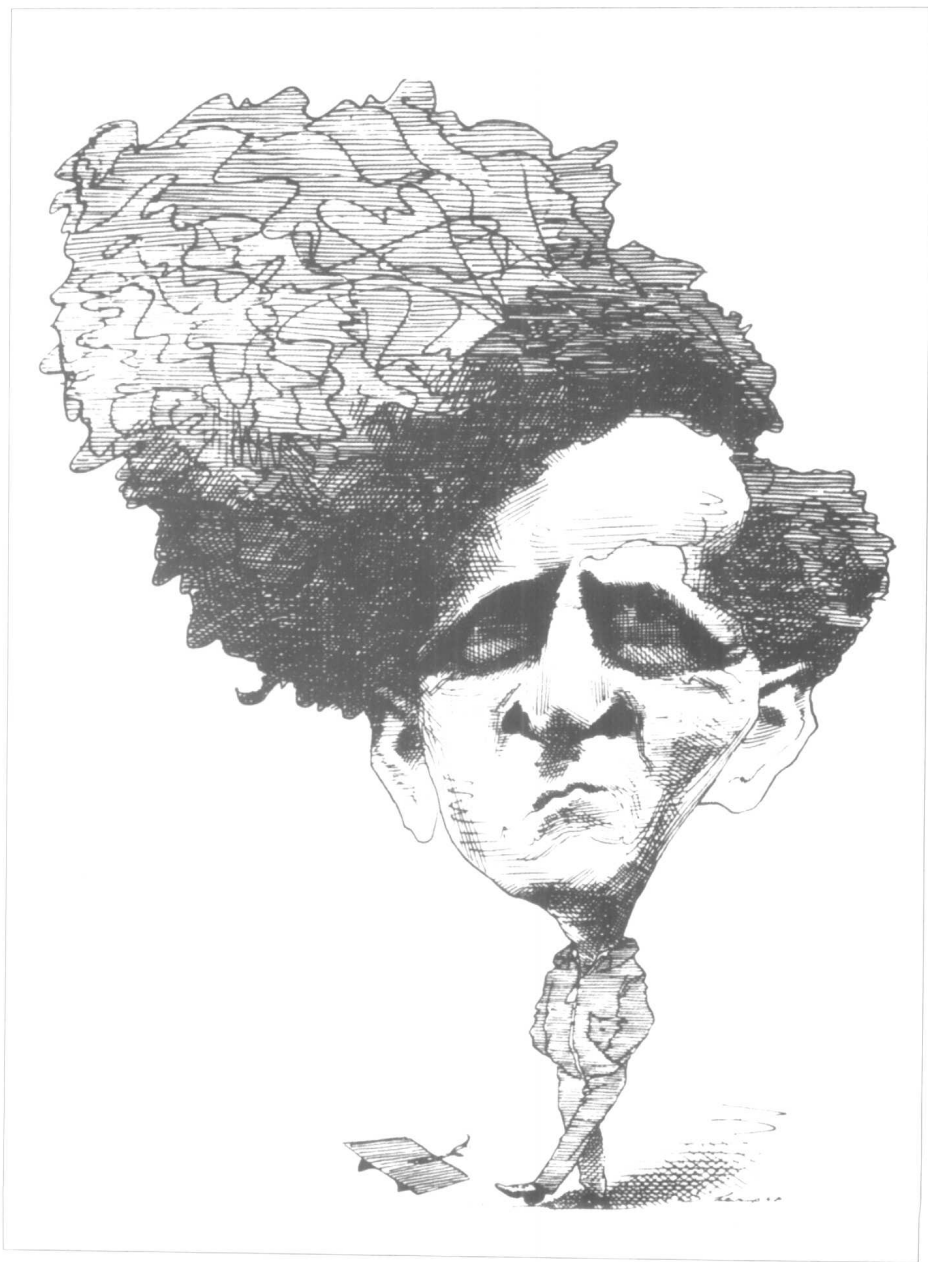
格律克尔, 奥地利学校  
改革运动的领导人



阿道夫·卢斯像



奥托·魏宁格像



大卫·莱温所作的维特根斯坦漫画

#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编委 杜小真  
章国锋  
刘文飞  
张祥龙

## 译者序

巴特利所著《维特根斯坦传》(原名 Wittgenstein)一书首版于1973年,先后印刷4次,并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等多种文字。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西方学术界一阵哗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荣辱毁誉都被巴特利尝到了。

一本小册子,何以掀起如此轩然大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巴特利不辞劳苦地考证了“维特根斯坦生活中‘丢失的’岁月”(考夫曼语),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里,维特根斯坦那段神秘莫测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活。考夫曼说,他一听到巴特利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便邀请他撰写本书。因为维特根斯坦的个性与生活始终是个谜,“尤其是他发展自己后期哲学的那些关键的年代,更是神秘莫测”。而且,他根本不怀疑,“这本书可能既有趣又重要”。尽管巴特利考证的那段岁月已经“丢失”很久,然而,就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岁月,将维特根斯坦谜一般的个性和生活,鲜明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作者揭示了维特根斯坦当小学老师的文化背景。巴特利先生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维特根斯坦自愿去下奥地利做乡村小学教师,不是“用精密仪器去开破柳条箱”,而是带着一个贵族哲学家对未来农民的责任感,带着为使弱小的奥地利强盛而开启民智的理想,带着一个真正的贵族对城市虚伪的厌恶和对农民质朴的憧憬,去建立并寻找自己的伊甸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奥地利当时盛行的学校改革运动

相关。

按照作者的看法,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教育就是暴政和苛政”。奥皇颁布的公立学校章程明文规定:“教育方法最重要的当推训练记忆;然后根据环境压力,训练智慧和心灵。平常的学校将严格禁止任何解释,只能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照本宣科’。”(见本书第三章,第3节)这种教育的特点就是填鸭,使人类心灵成为“被动的储藏室”,用那些早已经定型的思想塑造学生的灵魂,支配他们的生活。这种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的思想以及他所影响的奥地利联想主义心理学。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思想在奥地利颇成气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奥地利百废待兴。立志开辟富国之路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改革奥地利陈旧的教育体制,企图从中小学做起,把教育变成训练公民能力的起点。他们试图使人们能够形成独立的意识,“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参政,主动发表意见,独立作出决定,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法令和教会权威”。(第三章,第3节)参加奥地利改革的人士有相当一批天才青年,就连著名的维也纳学派,也在其宣言中把自己与学校改革运动联系起来。维特根斯坦走得更远,他身先士卒,索性到下奥地利乡下做起教书先生,而且一去就是十年。通过一系列的考证,巴特利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维特根斯坦。他用大量的事实澄清了关于维特根斯坦任教师期间虐待学生的讹传,对维特根斯坦性格中有残忍一面的说法也给予有力回击。不仅如此,巴特利还告诉人们,在这十年中,维特根斯坦“根本没有放弃哲学,相反,他试图把自己早期哲学的伦理学部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开始构思他后期的哲学”。(导论,第2节)

第三,更重要的是,作者用确凿的证据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事实:维特根斯坦是同性恋者。这一事实的披露,把欧美哲学界搅得沸沸扬扬。巴特利本人也承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巴特利为本书新增补的后记详细记叙了事情的经过。不难看出,披露维特根斯坦是同性恋者这一事实,是巴特利承受压力的主要原因。译者想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坦率地说,翻译此书,我颇有些犹豫。我个人喜爱、甚至可以说崇拜维特根斯坦。我不希望维特根斯坦因为选择了一种特殊的个人生活倾向而受到误解。也许,我的忧虑有点儿多余,假如这样,那再好不过了。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希望我是错误的。然而,鉴于西方人在本书问世后作出的反响,我不由自主地生此担心。

维特根斯坦是同性恋者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巴特利当初为了证实这一点,走访了许多地方,会见了许多人,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他不仅证明维特根斯坦是同性恋者,并且描述了维特根斯坦如何因自己特殊的性行为倍受道德的自责,屡屡产生自杀的念头。维特根斯坦生活的时代,同性恋在西方世界为人不齿,甚至为法律所禁止,维特根斯坦当时的道德自责自然是可理解的。然而,本书第一版于1973年问世,而中译者采用的原文则是1985年出版的伊利诺斯版。应该说,70~80年代,西方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便如此,今天维特根斯坦研究圈内的一些人依然想尽办法否认巴特利的结论,尽管他们手头握有支持巴特利结论的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证据!他们维护维特根斯坦的用心可谓良苦,也令人感动,但是,这不也反映出,同性恋在他们眼里仍然是龌龊之事,如同洪水猛兽吗?否则,他们有什么必要讳莫如深,矢口否认呢?

现在,问题不在于维特根斯坦是否同性恋,而在于我们怎么



看待同性恋,怎样看待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问题。

对此,译者想谈几点看法。第一,维特根斯坦本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囿于当时的环境和传统。按照福柯的看法,17世纪初,西方的许多国家在性问题上仍然有“某种坦诚”,“性活动无须隐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性行为才受到严密限制,从公开场合搬回家庭,并归结为一种十分严肃的功能:种族繁衍。“如果性行为不是出于繁衍的需要,不纳入生殖繁衍的轨道,就别想得到认可,受到保护。”(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页)于是,为了保护这种神圣的种族繁衍功能,世俗的法律、教会的法令以及不成文的道德律随之而出,使这种性观念法律化。因此,一系列强化性模式的灌输体制和执法体制,使人们对性行为的看法形成一种统一的模式。模式之内的行为被看作自然的,而稍有偏离,便看作不自然的,或者“反常的”。只要出现反常行为,那么,人便只有两个地方可去,或者进入赢利领地——妓院,或者进入疯人院。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容忍所谓“反常的”性行为。于是,“维多利亚人”变成了性压抑的同义词。福柯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第二,维特根斯坦是个天主教教徒,恪守天主教徒的价值观。巴特利在导论里指出,维特根斯坦“曾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洗礼,葬礼也是按罗马天主教的规矩举行的”。在任小学教师期间,“他一直认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罗马天主教”。尽管他表示“不固守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仍然参加有组织的宗教仪式。他“避免批评教会及神职人员,教士中亦有他的许多亲密好友”,并且曾认真地考虑去过修道士的生活。因此,可以断定,天主教的价值观对他有很大影响。他对自己同性恋行为的自责显然是天主教价值观的反映。然而,这种价值观并非唯一的,更谈不上绝对正确。人们不必固着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态度,完全可以